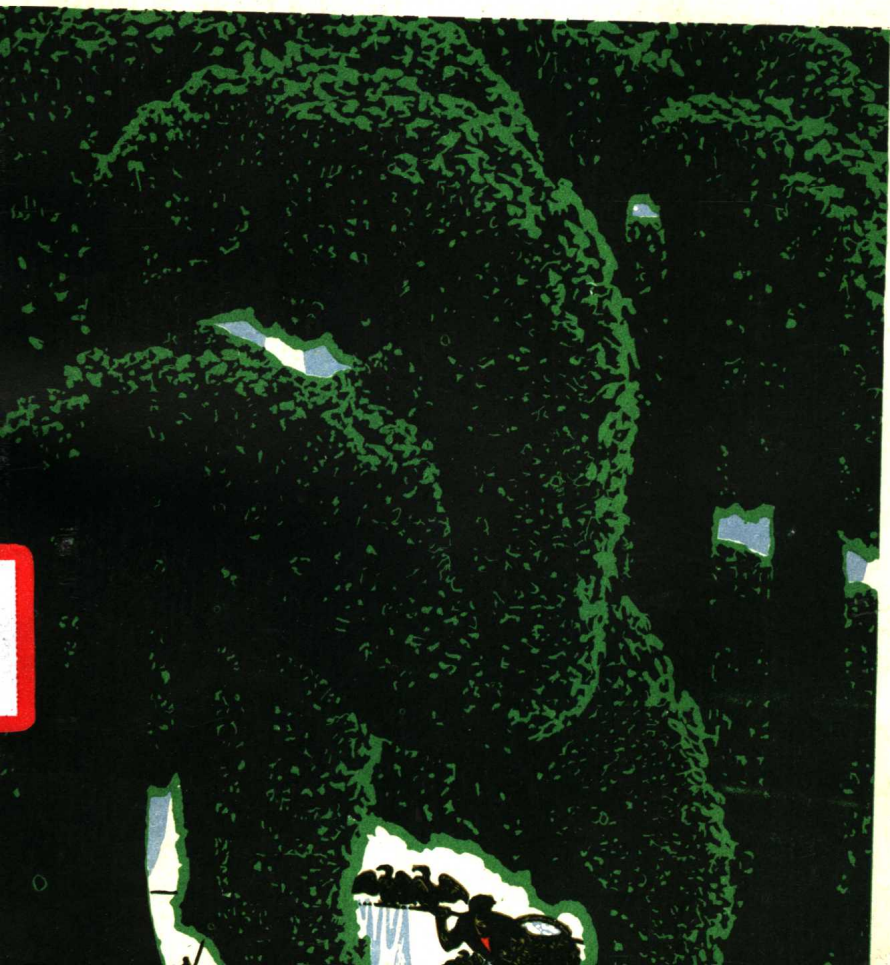


犁头村风情述

中篇小说辑

漓江文学丛书



犁头村风情画

中篇小说辑

漓江出版社

漓江文艺丛书
犁头村风情画
中篇小说辑

☆

漓江出版社

(广西桂林铁西小区61栋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 字数 166,000

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400册

书号：10256·117 定价：1.25元

目 录

犁头村风情画	谢树强	(1)
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

这是一幅新与旧交织着的风情画——一边是生机勃勃的新生活图景，另一边是理应成为陈迹的往昔的影象——眉睫之前，舒卷着时代风云。

恩 人	汪 骏	(39)
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

功臣与恩人之间可否划上等号——几位革命史上屡立战功的离休老干部，偶然机遇，发生一系列纠葛，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反思——他们的结论将予人以启迪。

野鸡寨	石山浩	(115)
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

在野鸡落脚的偏僻山乡，古朴与愚昧、落后浑成一体的帷幕被打破了——新的信息、新的步伐，叩醒沉睡的乡土——平平凡凡中，传出历史性变化的新声。

瑶王出山记	蓝怀昌	(149)
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

除却温饱，尚需有精神文明，这或许是人性的别于动物性——“瑶王”对现代文明的呼唤，从远山传来，孰能无动于衷？

犁头村风情画

谢树强



一、不是开头的开头

犁头村，这名字寻寻常常，既不离奇古怪，也不优美动听。可是，这里水是绿的，山是青的，真迷人！青山，恰似一个一个俊俏而又多情的村姑，绿水，有如她们碧汪汪的明眸，勾人心，撩人意。

清晨，日头快出山了，满天的朝霞，一块一块、一片一片地落在村前那条清悠悠的喜鹊河里，红的、白的、紫的、蓝的，错落交织，五彩缤纷，似是那轻薄的风神，把天上仙女的霓裳羽衣刮落水面，任它们飘飘悠悠。

傍晚，日头落山了，满天落霞洒下的余辉，给村里的泥屋、棚舍、木楼，以及村后一坡一坡的风尾竹梢，披上金光耀眼的彩衣……

啊，犁头村，一方诱人的乐土！

一肥遮百丑，凭着这青的山、绿的水、丰腴的田园、星散的人家，完全可以把村里一切不光彩的，诸如偷情养汉、难于启口的丑事，遮得好好的、盖得严严的。

不啊，在河边洗洗涮涮的媳妇、妹仔，在村头巷尾捡猪屎狗粪的老头子、在家背儿带女经常走门串户的老婆子，他们喜欢嘻嘻哈哈、七嘴八舌，没有经过任何保密训练，所以，他们的嘴巴不管是满牙的或缺牙的，很难关得牢。于是，村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被他们张家长李家短地传了出去。

“包产到户了，人家村村寨寨都翻身了，唯独我们犁头村遭了殃，倒了霉。”

这几天，这种议论更多，任凭支书怎么做工作，依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。

“犁头村斗转星移了，‘富农’请伙计、贫农打长工，有人放田租，有人租田种……”

说着、论着，有的愤愤不平，有的唉声叹气，有的不以为然……

什么原因？不知道，故事还没有开头。刚才的三言两语，仅仅算作不是开头的开头。

二、是开头，但是却开了一个丑的头

三月苦，四月荒。瓜牵蔓儿豆结荚，正是青黄不接，让种田人忧粮忧米的苦月天。

村里有个单身汉，众人喊他苦瓜叔，年纪四十来岁，命运和他的名字一样苦。大概是无儿无女、光棍一条的缘故吧，“招财童子”从来不沾过他家的门。所以，钱没钱、粮没粮，是个从没翻身过的“翻身”贫农。年年这个时候闹春荒。

六十赖尿一世惯，老毛病，以往同情他的，只是这家三斤米，那家两包面，可这治标不治本的法子，虽然救了一时之急，却除不掉病已沉痾的“穷”。可是，今年有人着急起来了，要帮他治穷病，赶穷神。

因为他穷到给犁头村出了丑。

那天，来了一个游村的湖南补锅匠，村头巷尾喊补锅。苦瓜叔有一口锅已经漏了三个多月，虽然补锅匠来了几回，可他没有钱，一直没有办法补。

这回，他记得上次领的救济款，还剩两角钱夹在塑料薄膜做的烟包里，补锅匠来了，正好补一补，要不煮饭热水，用的都是半边锅头，很不方便。

于是，他立即提着破锅送到榕树脚。这里阴凉爽神，补锅匠

在这里起火开炉。

一见有主顾来了，补锅匠老远就站起来打着招呼：“老表，补锅么？”

“补咯。”苦瓜叔应道，把漏锅递过去，“几多钱？”

“三角。”

“唉，”苦瓜叔长叹一声，“我只有两角钱，能不能帮帮忙？”

“顺顺手，两角也行。”补锅匠挺随和，大大方方地说。

就在补锅匠补锅头的工夫，苦瓜叔摸摸索索地讨钱，摸了半天，摸不出那两角钱。他又回家找，他想翻翻枕头，是不是压在枕头下边。不巧，脚碰上床脚那只空酒瓶，他才拍着脑袋记起来：前天碰上人家放水捕鱼，好久没有荤腥打牙祭了，他顺手摸了斤把螺蛳，晚上，他炒了一碗田螺肉，有了荤腥，便想到水酒，于是把那两角钱拿去村里的代销店，打酒喝了。

找不出钱，他不好意思去要锅头。

日头架山尾了，补锅匠按着一群娃仔的指点，把锅头送上门来。

“辛苦了！”苦瓜叔连声道谢，一边厚着脸皮说，“师傅，找不出钱啦！”

“不要紧，算是认个老表。”补锅匠露着一口白牙，笑嘻嘻地说。

“多谢了！”苦瓜叔感激不尽。

“不用谢。”补锅匠客气地说，“若是家里煮有稀饭，吃一两碗解解渴就行了。”补锅匠早上上路早，在圩镇只吃了两碗粉，现在觉得又干又渴。

“稀饭？没有啊。”苦瓜叔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干饭也行，泡点茶水，吃了也爽神。”补锅匠以为苦瓜叔没工夫煮稀饭，只煮干饭，所以，又补了一句。

苦瓜叔的脸，更难看了：“干饭也没有。”

补锅匠见他为难，再三道：“老表，不要你准备什么菜，老姜蒜头辣椒酱，反正你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”

苦瓜叔皱着眉头，为难地说：“我就担心你吃不得我们的苦。”

补锅匠有点迫不急待了：“吃得，吃得，我们也是从村里寨里出来的种田人哩，出门在外，什么苦不能吃。”

苦瓜叔不好再说什么，招手把补锅匠让进屋里，端了小半盆玉米拌着南瓜煮的糊糊。

补锅匠一看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：“老表，这个就难吃了。”

“我都是吃这个哩。”苦瓜叔不好意思地说。

补锅匠哪里肯信，连坐也不坐，转身气冲冲地走出门外：“老表，你也太小量了。”说罢，挑起了补锅担子，连同苦瓜叔的那只破锅。

苦瓜叔急了，追出来：“师傅，我的锅头。”

补锅匠伸着手，毫无表情地说：“钱呢？”

“钱……钱……”

“没有钱，我就走罗。”补锅匠狡黠地笑了笑，象是故意要气气苦瓜叔。

苦瓜叔扳着补锅匠的扁担头：“少你两角钱，挑走我的一只锅，你还讲不讲理？”

“补锅不给钱，你才是不讲理！”

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他们吵起来了。

“哎哟！”众人围着看热闹。

“吵什么？”支书老石跑来问原因。一问，才知道苦瓜叔并非小气肚量窄，舍不得待人家那碗饭，而是主粮当真吃完了，这几天他靠的都是玉米南瓜糊过日子，两碗白米稀饭他实在管不起、待不了。老石无能为力地摇了摇头说：“他着实没得米了，师傅谅开些算了。”

湖南补锅匠自认倒霉：“算我瞎了眼，把这个村看成富村贵

地，哪晓得穷得补锅还赖帐。”说罢气冲冲地走了。

“师傅，等一下，”人群里走出一个三十来岁的红脸后生人，他手里拿着一张十元面额的钱，紧迈几步，追着补锅匠，“我帮他出钱。”

“你帮出？”补锅匠接过钱，顿感这后生人心里好象冒着火，是不是刚才的话说得重了一点，伤了后生人的心？于是，他一边补钱，一边和善地问：“你是他的亲戚？”

“这……”后生人想了蛮久，这才没好意思地答，“非亲非故。不过，是一村人。”

是啊，此人名叫仇世清，他和苦瓜叔不但是大腿不沾泡瓢肉，按支书老石的说法，还是火烧芭蕉心不死的阶级敌人、脱帽富农分子。

这事说来也是一桩冤案。

仇世清家底本是中农。远房叔父仇贵德却是犁头村有名的大地主。仇贵德田有地有，老婆也有，偏缺子无后，有人说他不积德造下的孽。土改过后，担心病在床头无孝子，便把年仅七岁的仇世清过继作养子。从此，仇世清便拖着这条尾巴，遭了不少的株连。“四清”运动那年，复查阶级成分，他被定为“漏划富农”。七九年他跑公社、告县里，老石才勉强给他脱了“富农”帽。但是，支书老石又给他编了一顶新的，脱帽富农分子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支书老石的思想是不轻易解放的，富农就是富农，地主就是地主，别说是脱帽，就是烧成灰，也是永远不变的。

仇世清无法改变支书的看法，他也不图人前人后高出一头，他只望好好地生活。

他深谋善算手艺巧，去年，他把村头他叔叔过去的瓦窑，又重新修整一番，盖起三排茅草棚，因陋就简地办起了砖瓦厂。

犁头村的水土很富庶，和外乡比，不仅是种藕嫩、种米香、

种蔗甜，就连烧出来的砖瓦也特别好，逗人喜欢，出手快。去年，他烧了二十万砖瓦，刚刚出窑，就被抢购个零打光。仇世清捞了钱、发了财，成了村里的冒尖户。要不是支书老石从中阻拦，他还去县里开发财冒尖户代表会哩。

一家富，不忘三家穷。眼下，看见苦瓜叔穷得连补锅的两角钱都拿不出，请人家喝两碗稀饭都没有本事，他象挨泼了一瓢滚油，焦心裂肺的十分难受。苦瓜叔啊苦瓜叔，过去你穷，大家也穷，那怪政策失误，是吃“大锅饭”遭的殃，现在，包产到户了，人家富了，你还是个穷模样，怪什么呢？怪政策不好？怪山贫田瘠？不啊，吃不穷，穿不穷，人不会算一世穷。就怪你自己会吃不会算，没吃了，望回销；少穿的，等救济。你是吃了吃惯嘴、懒惯身的亏啊！

一莧草总有一颗露水养。

苦瓜叔，望的是哪一颗、哪一滴呢？

烧砖烧瓦，苦瓜叔算来也是个行家。他爸是泥瓦匠出身，苦瓜叔十三岁就跟着他爸去帮人家烧砖打瓦，一来混得一碗饭吃，二来也学得点手艺。一年来一年去，做多摸熟，到了十七岁，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。

那年，犁头村一带闹人瘟，那阵子，出门岭上遍新坟，进村家家挂白幡。死人多。苦瓜家劫数难逃，十天半月，连损两口人丁，父母双亡。家里穷，没有木头没有板。为尽一份孝心，苦瓜咬着牙，央人担保，向村上的地主仇贵德、也就是仇世清的远房叔父，借了两百元钱，买了两副薄板做的棺材。

为了还债，泪未干，哀未尽，他就到仇贵德家烧砖打瓦，打工顶债。

他烧出来的瓦，是上乘之作，百里挑一，要色有色，要样有样，青悠悠、响当当，一口气挤翻村里的两间小瓦窑。他成了蛮有名气的砖瓦匠。

现在，凭着他这手烧砖瓦的本事，还可以时来运转。他自己也曾有过这个想法，但一想起砌瓦窑的人工，盖瓦棚的木料，他做不来，也没有那么多的本钱，于是，这个念头刚冒芽芽就蔫了。

仇世清早就想拉他一把，扶他一程，一直没有机会。这回可好了，前几天，县里一个国营单位和他签订了一份购买五十万块瓦的合同。

为了兑现合同，他准备多开一个窑。技术人手不够，找苦瓜叔当顾问，一来，保证合同兑现，二来，帮他赶穷神。

当晚，仇世清就提着两瓶本地地产的名牌红兰酒，两条杜仲烟，上门求师：“苦瓜叔，我想邀你入伙，到瓦窑上做顾问、当师傅。”

“顾问？师傅？我做得成嘛？”苦瓜叔谦虚一番。

“成，人老功夫在。”仇世清补充说，“按天算钱，一天三元。”

“那么多？”苦瓜叔不懂什么加法、乘法，只晓得千年万代传下来的打老婆算。他扳手指算了一下，兴奋地说：“一个月九十元，同县委书记差不多罗。”见钱眼开，苦瓜叔有点动心了。

这事，被支书老石知道了，不由得打了个愣：“什么顾问、师傅？分明是打长工！”他心里一阵凄然，真没想到，一个依靠共产党翻身解放的贫农，居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重新沦为被人雇用的长工，这是一场悲剧啊！老石铁下心：绝不能让这种悲剧在犁头村重演。

当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夜已经很深了。他觉得这个问题十分严重，搅扰得他睡不着，躺不稳。于是，连夜打着竹篙火把，敲开了苦瓜叔的门。他语气十分严肃地说：“苦瓜兄弟，人，穷要穷得有志气，饿也要饿得光鲜。就是钓蚂蚁过日子，也不能到脱帽富农分子的手下讨香烧。人魂，不能丢。”

“这，我得想一想。”苦瓜叔心里七上八下。

三、啊，贫农、穷神……

“春分田，秋收富，冬下盖新屋，开年讨媳妇。”这是歌颂包产到户的顺口溜。起先，是在乡场圩镇上听到人家唱，现在是村里的人唱。大人唱，娃仔唱，唱着、唱着，人们脸上挂着喜悦的云彩。

唯独是苦瓜叔他不唱。不是不会唱，听说土改那几年，他夜夜唱山歌，发动群众起来斗地主、分田地。而且还到区里、县里唱过。县文化部门的干部都喊他做农民山歌手哩！现在，不是他不想唱，是没心思唱啊！包产到户了，人家水涨船高，只有他水落石出，现眼啊！

他有些伤感，他不会种田。

解放前，没有田地，天天烧砖打瓦，没种过一天田。土改后，有田有地了，苦瓜叔想改行，正门正道地学种田，可又逢着闹互助组了。他是互助组长，为了带头，他做的都是力气活：犁田、耙地、挑肥。扯秧、插田、看场的手面活路，让给组里女社员和体力单薄的男社员干。

五八年，他在县里一个大型水库当民工。这个水库是大跃进上马的，跃了三、四年，配套工程都配套好了，水库里面只装星星、月亮和日头，唯独没有水装。人们意见纷纷。他们也呆不下去了，这才从水库“复员”回来。

“复员”回来，又遇着队里组织劳动力外出搞副业，他又出去了，到山那边的一个生产队，重操旧业，烧砖烧瓦。直到队里搞包产到户了才回来。

他一进门，队长跑来找他：“苦瓜叔，包产到户了，一人一份田，你去抓签吧。”

他没精打采地答：“让人家抓吧，剩下就是我的。”

苦瓜叔撞了一个好彩，剩给他的竟是一份叫人眼红的肥田好地。

照理说，苦瓜叔应该高兴了。可是，他却失声痛哭。

他哭什么？

走了三十年的阳关大道，日子虽然不太平，田地收成不算好。但是，每年秋后，队里多多少少总算称回一点口粮。现在，又要走那条批倒批臭了的“走一步来摇三摇”的独木桥。把一份田交给自己种，自己能保证种得出公粮、购粮、口粮种子……往后，他根本不敢再想下去。心里更恋着人多热气高的集体，恋着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。于是，也就哭得更加伤心，更加凄凉……

哭，他哭成了典型。公社党委书记唐群亲自跑来看他：“苦瓜同志，禾稿烧灰不要炭（叹），这是党中央为了解决我们农民兄弟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。还是共产党的政策，还是搞社会主义。我们贫下中农要带头拥护。”

经公社党委书记这一说，苦瓜叔他不哭了。他抹干眼泪决心好好地干。只要把田种好了，他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的好贫农。但是，因为家底太薄，再加上抽签分田的时候，一亩田还搭配要还四十五元钱的贷款，他根本买不起农药、肥料。亩产才是两百多斤。陪公子读书，苦瓜叔白白过了一年。

第二年，他吸取了头一年没有农药肥料的教训。一咬牙，到信用社又借了一笔贷款，加上原来队里摊给他的，一共欠了二百多元了。硬着头皮买了几包尿素，一亩备足六十斤。这个数量是十分充裕足够的了。第一次耘追，他一亩施放了三十斤尿素。吹糠见米，几天之后，那禾苗长得象葱一样嫩，象韭菜一样绿，苦瓜叔心花怒放。过了二十来天，禾苗稍有淡黄，他又补施了三十斤。这回也还没有白施，又换来了苦瓜叔的笑脸和喜悦。

人常说，福是祸的头，乐极生悲。一点不假。笑脸禾苗赖哭谷。由于偏施重施氮肥，发生了严重的纹枯病，一大片一大片苗

衰叶枯，每亩只收一百来斤。除了肥料投资，一亩产值才是六元钱。

他是一个很不合格的农民。

令人庆幸的是，几年了，他没欠一两公粮一斤购粮，原来，他把口粮也搭进去了。每年检查公粮、购粮任务完成情况，支书老石都拿他当典型。他帮了支书老石不少的忙。

一礼还一拜，他给老石也添了不少的麻烦。

开春了，他三头两天去找支书：“今年还有不有回销？”

“救济款几时发，我记得去年是这个时候发的呀。”他维持不下了，迫不及待地催。

支书责备他：“苦瓜兄弟，口粮你应该预先留够呀。”

“那公粮、购粮也不能少呀。”他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遭灾减产，还可以缓一缓、减一减，写张报告就行了。”

“我是大字黑麻麻、小字麻麻黑，报告，那是舞文弄墨的事情，我做不来。”他垂下眼皮，沉重地摇摇头，“再说报纸、喇叭都讲现时政策好，大把人都春分田、秋收富、冬下盖新房，开年讨媳妇，我打这种报告，会给政策抹黑呀。”

“卖过头粮，吃回销，也算是给政策抹黑。”支书老石说。

他不赞成，说：“那就不同咧，桥还桥，路还路。”

唉，可悲的贫农。要治好他这浑身的穷病，赶走他身上的穷神，最见效的神药妙方，还是救济款、回销粮。

从苦瓜叔家里回来，老石要帮他写一份申请救济和回销粮的报告。要不，人贫志短，狗瘦毛长，他真的到仇世清家去打长工，那下子，可就丢人现眼，出了贫农的丑啦。事不宜迟，越快越好。他铺开纸，戴上老花眼镜，沙沙沙地写了起来。

夜更深了，传来了远近交错、此起彼伏的鸡啼声……

四、他想迈开脚，试 走一步，很难……

“吱啾啾”，“吱啾啾”，站在凤尾竹梢、停在屋檐口、歇在短墙头上的小阳雀，扑楞着翅膀，亮起了它们清脆的嗓子叫起来。似乎是它们发现了黎明，争着要向还没醒来的大地和人们报告。夜幕便慢慢地收束起来了，可以看见村前那条喜鹊河一片一片亮粼粼的水波了。

一株垂柳，斜探着一身新绿，象披散的一头青丝，映着水面弄影梳妆。清盈盈的水面映着一扇月洞门，那是横跨河面的一条圆形的小桥，投影在水里。

一个年轻俊秀的妹仔，走进了水面的月洞门，红衫绿裤青丝辫，象是早春的一朵红杏。勤快的妹仔已经挑水了。她弯着柔和细软的腰肢，舀了一担清水，然后直起腰、抬着脚，顺着码头很有节奏地拾级而上，步子迈得十分轻盈，桶里的水也和着她的脚步，兴奋得轻快地跃着、跳着、溢出桶边，一点一朵，弯弯曲曲地洒在青石铺成的石阶上，似是用墨泼在纸上的花。再过一会儿，笑声稠了，挑水的人越来越多，水花也越洒越多，把一条石阶路淋得湿漉漉的，象是夜里下了一场春雨，一股清新的潮气直扑人的脸颊，舒适极了。

炊烟，也从这家那家的烟囱、屋顶、弯弯曲曲地飘起来，飘到很远、很远的地方。只有诱人的玉米粥、辣椒酱的香味儿和母亲或是妻子的温馨，留在孩子、或是丈夫的心田。

农家的早晨，多么美好，多么幸福。

巷口，在那已经见天的门楼下边，苦瓜叔正在呆呆地站在那里顾盼。一脸愁容和不安，象是等待什么，又似寻觅什么？

是在寻觅早晨的美好，或是在等待生活中的幸福。